

透过镜头看霞浦

本报记者 孔晓宁

当今，是个人人都能成为摄影师的年代。出门旅行，遇见美景，掏出数码相机，或干脆就用手机，随手一“咔嚓”，也许，就能携回一张“大片”。旅游与拍照如影随形，使得一些比较“上镜”的景观景点，更得游人青睐，其名气也在人们的光影传递之中，日隆月盛。福建的霞浦，便是如此。

光影组成的大美

霞浦二字，即霞光映照下的海滨，无疑为以景取名。

我是到过霞浦的，那是26年前。记忆碎片中的那片海滩，白茫茫，雾濛濛，似乎并无色彩。刻印在脑海中的是海湾停靠的一溜儿台湾渔船，漆成蓝色，透着两岸最早民间交往的生气。

霞浦这么快就变成了“滩涂摄影天堂”和“休闲度假胜地”，这次去之前还真有点不敢相信。一下高铁，县委宣传部长周平，递过来一部摄影画册，图片呈现的海岸与滩涂，四季不同，晨昏有别，漂亮得令人着迷。尤其是天朗气清日子拍的早霞或日落，平时看似色彩单调的沙滩，会突然变幻出亮金、浅黄、橘红、火红、嫩绿、湖蓝、黄绿等几十种颜色，鲜艳夺目。

拍摄是一种光影艺术，对于天光水色的依赖度很大，随机性也极强，因此，当地的摄影师更有优势。三沙镇宣传委员林慧在我面前掏出手机，翻出他在花竹等处随手拍摄的日落，在我眼里，那灿烂云霞与银滩帆影组成的画面，一点儿不输已有的大片。

这些年来霞浦的摄影爱好者据说每年已达四五十万人，无论是城乡、海滩还是海岛，身背相机的游客随处可见。遇见一位带团的导游，与其搭讪，对方递过来名片，上面赫然标有“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”的头衔。像这样的“摄影导师”，全县已达200多人，其中部分人以带游客摄影为生，不但带火了摄影旅游，也把霞浦的大美推向世人视野。

自然与人文组成的美妙瞬间

“近些年，霞浦的摄影作品，只要送出去参加评奖，几乎次次不落空。”蓝钊森告诉我们，当地国家级摄影家协会会员不断增多，频频获奖即为原因之一。

以霞浦为拍摄对象的佳作，除了变幻的光线、细腻的色彩，还有一种独有之美，就是人们在滩涂上诗意般的劳动与创造。记得上次来霞浦时，滩涂上还是一片空白，因此并无美感。那以后，霞浦滩涂养殖渐渐普及，至今海耕面积已达数十万亩，成为“中国海带之乡”和“中国紫菜之乡”。如今，放眼浅海滩涂，那些一望无际的海带竿、紫菜架、晾晒晒，有的像严整的军阵，有的又像大型团体操摆出的图案造型，相当雄伟壮观。将长达十五六米的水竹，插入海滩后形成的竹竿阵，常留S形的水道，供渔船穿行其间。于是，整幅画面上，有曲有直，动静相宜，亦张亦弛，鲜活动人。

我把镜头对准渔排，对准大洋，对准飞驰而过的快艇。一道道美妙的线条，一块块斑斓的色彩，一幅幅生气勃勃的劳作场面，随着手指不断地按动快门，陆续收录下来。画面无论繁简，均感有韵有味。都说天地造物，而这天造地设与非凡人造的共融共存，正是霞浦风光的独有特色。

我终于明白，霞浦摄影旅游为何能越来越火？一方面，这方宝地画境天成，创作资源本来就丰富，另一方面，生活、劳动与创作之间，交叉互动，使得创作领域不断拓展，对于摄影旅游爱好者的吸引力自然愈来愈强。

让摄影与旅游完美融合

在霞浦，遍布县城和海滨的“摄影酒店”，已是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。我们住的海旭酒店，便是其中一处。这家酒店所在的围江村海边，是出名的日出拍摄点。酒店上下七八层，靠海一边，每层都设有露台，呈阶梯状，便于层层取景。正前方有一小岛，形如馒头。酒店大堂悬挂的照片，朝阳从馒头岛上

方喷薄而出，很是壮观。我们也想拍摄如此美景。次日，天没亮，便起身静候。可等来等去，始终浓云密布。不过用长焦调过来的村民乘船出海场景，像是一幅淡雅的水墨，仍然值得品味。

像围江这样的拍摄点，霞浦已经打造了许多。半月里畲族古民居即为其中之一。我们走进这座古村，沿着新修的环村步道，一步一步地感受着这个古老民族的独特文化，一幅一幅地拍摄着黄墙黑瓦蕴涵的悠远韵味。一间古民居改就的畲族民间博物馆，把我们吸引过去。在馆内，漂亮的村姑一身民族打扮，时而引导我们观看当地生产生活用具，时而讲述村里特别的民俗风情，时而织布制衣背柴作模特，让我们过足了拍摄之瘾。

摄影的本质是撷取美丽瞬间。它对美丽的要求往往是苛刻的，要求视野所及不留瑕疵，完美无缺。因此，完全可将满足摄影要求，作为旅游景点开发完善的一个标志。以摄影专业的眼光看，霞浦的一些旅游设施与景观并非完美无缺，应该说还有较大改进余地。就拿我们前往的一些海滩来说，一边是金滩银湾，另一头就垃圾遍地。粗陋的旅游设施，也屡见不鲜。建成与“最美滩涂摄影圣地”相匹配的旅游硬件与软件，霞浦仍然任重道远。

不过，霞光既已露头，艳阳漫天很快便会到来。而我们心中还生出期待：能够再选晴好的日子，到这个摄影圣地一试身手！



▲霞浦海滩晚景 蓝钊森摄



▼故宫角楼 樊建恩摄

▲雪乡过年 樊建恩摄



▲泸沽湖 樊建恩摄



▼霞浦滩涂捕捞 蓝钊森摄



用相机把美传给世界

本报记者 杨一帆

平面媒体讲故事有两种方法，一种是通过语言文字，一种是通过图片。

打开网络，输入“最佳摄影地”、“最美拍摄地点”等关键词，我惊讶地发现，其地点之众多、评价之多样、内容之丰富是前所未有的。那么这一切是怎么来的？难道是地球上突然冒出了这么多风景优美的地方？

在海南，来自内地的亚楠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蓝的水，赶紧掏出手机，拍下了这片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蓝色。如今，在中国这片美丽的土地上，人们随时掏出手机拍摄已经是一种常态了。

据资料显示，2015年的中国手机用户为13.06亿。社会经济的发展，带来生活水平提高，其中尤以数码产品最为明显。近几年，智能手机已经从奢侈品转化成生活用品，从工信部发布的《2015年第二季度通信水平分省情况》可以看出，许多省份人均移动电话拥有量远远大于一部，比如北京人均量达到1.93部。一份调查报告显示，被调查人群的一半拥有两部以上的手机。很多人表示，第二部或第三部手机是用来拍照和自拍的。

中国经济迅猛发展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手机的功用向生活各个层面辐射，往往是“一机在手，工作、通讯、娱乐、学习、获取信息都不误”。随着科技飞速进步，手机更新换代的速度也空前提高，照相功能不断升级。“手机拍摄的图片如今都可以用在一些杂志上了，一夜之间，‘摄影家’成倍地增长！”一名摄影师对我这样说。

这样，由于摄影成本和门槛的降低，作品的基数成

倍增加，而优秀的作品也就水涨船高不断涌现。同时，摄影群体的多样化导致拍摄对象领域不断扩大化，这样更多的新鲜风景和人物出现在镜头里，拍摄内容空前丰富。我想这是最佳拍摄地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另外，由于交通等条件的提升，许多以前只是专业摄影师和超级发烧友才能去的“深山老林”，如今迎来了更多的拍摄者。

现在，不只是深山老林，就在我们周围，也有很多素材值得我们拍摄。一到夏天，绿色就在我们眼前跳跃；曙光乍现，各种鸟儿婉转的歌声便此起彼伏地响起；下班回家的路上，有时竟然能看到刺猬和松鼠淡定地从路中间经过。生态环境的改善，给爱好摄影的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。

摄影如今已经成为某机关职员张秀芬退休生活的一抹亮色。“小时候，追求的就是温饱；后来，就是为了孩子、房子、票子奔波。如今生活好了，人也老了，却开始关注‘美’了。我的有生之年就是想去不同的地方，记录不同的美丽。”分享，是人类的本性。当人们看到美好的东西的时候，往往在陶醉感叹之余，会产生与亲朋好友分享的欲望。张秀芬说，想和朋友分享美景美食，就必须把它们拍下来，还要拍好。现在，她取景的技巧已经很熟练了。

分享美丽，就像一阵风，无声无息地吹进我们的生活，吹得我们向四面八方飞去，散入到祖国的好山好水当中去，吹得美丽的田野、繁华的都市神采飞扬，吸引无数相机闪烁着快门，记录下我们周围的变化，然后传播给世界……

摄得华夏景 留与世人看

镜头中的美丽中国



云南元阳哈尼梯田：

春耕季节是拍摄哈尼梯田的黄金时节。

从梯田放水到插秧之前，层层梯田像重重叠叠的千万面镜子，倒映着蓝天青山，朝阳夕照，呈现出磅礴气势，有种中国水墨画的效果。多依树和老虎嘴是元阳摄影非去不可的地方。

新疆禾木：

布尔津县禾木是一处典型的原始自然生态风光摄影胜地。

在禾木村周围的小山坡上，可远观日出、雪峰与涓涓溪流。近观图瓦人家，是拍摄日出、晨雾、木屋、禾木河的绝佳取景地。

摄影者心中的“绝佳”拍摄地

李 跳

四川稻城亚丁：

亚丁被国际友人誉为“水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块净土”。

壮丽神圣的雪山、辽阔的草甸、五彩斑斓的森林和碧蓝透透的海子，雪域高原最美的一切几乎都汇聚于此，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。

河北坝上草原：

坝上位于内蒙古高原与大兴安岭南麓的接壤地带。

围场坝上草原景色最好，其七星湖是拍摄日出和水中倒影的好地方。九月的金秋，坝上草原诗情画意，草甸边缘漫坡金黄的桦树叶，是摄影最出片的季节。

黑龙江雪乡：

雪乡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。从每年的10月至次年5月，这里积雪连绵，雪量堪称中国之最。

雪乡的雪与背靠雪山的民居、炊烟、木栅栏、红灯笼构成了完美的组合，成就了绝佳的摄影画面。

编前按语：

中国风光摄影作品频繁在世界大赛中获奖，世界摄影大师也不断聚焦美丽中国，中国的美好通过镜头与世界分享。



▲霞浦东吾洋上网箱、渔排和小木屋组成的“浮城”。蓝钊森摄

▼黑龙江雪乡

樊建恩摄

